侯鯖錄/卷第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侯鯖錄

◀上一卷

卷第六

下一卷▶

今之秘色瓷器，世言錢氏有國，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，不得臣庶用之，故云秘色。比見陸龜蒙集《越器》詩云：「九秋風露越窯開，奪得千峰翠色來。好向中宵盛沆瀣，共嵇中散鬥遺杯。」乃知唐時已有秘色，非自錢氏始。

南京人家掘得一石，上有字可考，云：「豬拾柴，狗燒火，野狐掃地請客坐。」不知是何等語也。

宣和五六年間，上方織綾，謂之遍地桃。又急地綾，漆冠子作二桃樣，謂之並桃。天下效之，香謂之佩香。至金人犯闕，無貴賤皆逃避，多為北賊虜去，亦此讖也。

數年前，雍丘菜園人浚井，得石刻銘云：「漢代功臣銘，隱在秦城井。得到靖康春，方顯千年景。金人亂天下，諸賊皆來井。甕下有甘泉，能療人間病。」

五代敬翔當權時，門前一舉子白衫作舞，歌唱曰：「執板談歌乞個錢，塵中流浪酒中仙。直饒到老常如此，猶勝危時弄化權。」

唐馬戴詩云：「廣澤生明月，蒼山夾亂流。」

《春秋緯含文嘉》曰：天子墳高三仞，樹以松。諸侯半之，樹以柏。大夫八尺，樹以欒。士四尺，樹以槐。庶人無墳，樹以楊柳。

《韓詩外傳》云：顏回望吳門馬，見一匹練，孔子曰：「馬也，然則馬之光景長一匹耳。」故人呼馬為一匹。應劭《風俗通》曰：馬一匹，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。或曰馬夜行目明，照前四丈，故曰一匹。或曰度馬縱橫，適得一匹。或說馬死賣馬，得一匹帛。或云《春秋左氏》說諸侯相贈，乘馬束帛，帛為匹，與馬相匹耳。

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為陶淵明，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。白樂天《宿西林寺》詩云：「木落天晴山翠開，愛山騎馬入山來。心知不及柴桑令，一宿西林便卻回。」註：「柴桑令，劉遺民是也。」

李白開元中謁宰相，封一板，上題曰「海上釣鰲客李白」。相問曰：「先生臨滄海釣巨鰲，以何物為鉤線？」白曰：「以風浪逸其情，乾坤縱其志，以虹霓為絲，明月為鉤。」又曰：「何物為餌？」曰：「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。」時相悚然。

新昌李相紳性暴，不禮士。鎮宣武，有士人遇於中道，避不及，為前騶所拘。紳鞫之，乃宗室，答曰：「勤政樓前尚容緩步，開封橋上不許徐行，汴州豈大於帝都，尚書未尊於天子。」公失色，使去。

唐李英公勣嘗言：「我年十二三時為無賴賊，逢人則殺。十四五時為難當賊，有所不愜者殺之。十七八時為好賊，上陣殺人。二十領天下大將軍。用兵以救人死也。」

唐王仲舒為郎中，與馬逢友善，每責逢曰：「貧不可堪，何不尋碑誌相救？」逢笑曰：「適見人家走馬呼醫，立可待也。」

唐宣宗舅鄭光，鎮河中，上封其妾為夫人，不受，表辭曰：「白屋同愁，已失鳳鳴之侶；朱門自樂，難容烏合之人。」上笑曰：「誰教阿舅作此好詞？」左右對曰：「光多任一判官田絢者掌書記。」上欲以翰林官之，論者以不由進士，又無引援，遂止。宣宗，唐之晚世也，猶有舅鄭光辭妾之封，宣宗又從而嘉之，至賞作文者，亦可稱也。

《封氏見聞》云：古葬無石誌，近代貴賤通用之。齊太子穆妃將葬，議立石誌，王儉曰：

「石誌不出《禮經》，起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琳石誌，素施無鉉策，故以紀行跡耳。遂相祖習。儲妃之重，禮絕常例，既有哀策，不煩石銘。」儉初著《喪禮》云：施石誌於壙內，古無此制。然孝子無以揚先人之德，刻石紀功，亦不必純用古制也。

明皇至蜀，每思張曲江則淚下，遣使韶州祭之，兼賚貨幣以恤其家。其誥詞刻於白山屋壁下。

舊制，官人所服，唯黃、紫二色而已。貞觀中，始令三品以上服紫，四、五品朱，六、七品綠，八、九品青。

陸贄文學政術俱高，但忌才太甚，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，賜《孝經》一卷，公異坎壈而死。忠州之貶，不無天譴也。

唐制：男子始生為黃，四歲為小，十六為中，二十為丁，六十為老。賦役之制有四：一曰租，二曰稅，三曰調，四曰役。

王彥伯醫名既著，列三四竈，煮藥於庭，老幼塞門來請。彥伯指曰：「熱者飲此，寒者飲此，風者氣者各飲此。」皆飲而去。效者各負錢而酬，不來者亦不責之。其普眼長者之流歟？《千金》有王彥伯方。

唐吳人顧況，一見李鄴侯如舊識，待以異禮。及鄴侯卒，況感其知，作《海鷗詠》以寄懷云：「萬里飛來為客鳥，曾蒙丹鳳借枝柯。一朝鳳去梧桐死，滿目鴞鳶奈爾何？」遂為權貴所疾，貶饒州司戶。

古語云：「力能勝貧，謹能勝禍。」蓋言勤力不已則不貧，謹身可以避禍。

元載妻王氏曰：「某四道節度使女，十八年宰相妻。今日相公犯罪，死即甘心；使妾為舂婢，不如死也。」主司上聞，亦賜死。載於萬年院佛堂子中謁主者，乞一快死。主者曰：「相公今日受些汙泥，不怪也。」乃脫襪襪塞其口而終。

荊州大曆中有馮希樂者善佞，見人家鼠穴亦佞。嘗到長林謁縣令，留宴，語令云：「仁風所暨，感獸出境。昨初入縣界，見虎狼相尾西去。」有頃村吏來報，昨夜大蟲食人。令戲詰之，馮遽曰：「是必略食便過。」

劉夢得守連州，替高霞寓。霞寓後入為羽林將軍，自京附書：以承眷顧，請自代矣。公曰：奉感有一話。曾有一老嫗山行，遇大蟲，羸然跬而不進，若傷其足者。嫗因即之，乃舉足以示嫗。嫗看之，有芒刺在掌下，因為拔之。俄頃奮迅而去，似感其恩者。及歸，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至於庭，日無闕焉。嫗登垣視之，乃前傷足虎也。一旦，忽擲一死人入，血肉狼籍，被村人呵捕，稱為殺人。嫗說其由，始得釋縛。乃登垣，伺其虎至而語曰：「感則感矣，叩首大王，已後更莫拋人來也。」

唐韋宙善治生，江陵田產極盛。除廣帥，宣宗戒之曰：「番禺珠翠之地，垂貪泉之戒。」宙曰：「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，無所用泉。」宣宗曰：「此所謂足穀翁也。」

張巡之守睢陽，玄宗已幸蜀，胡雛方熾，孤城勢蹙。人食竭，以紙布切煮而食之。時以茶汁和之，而意自如。其《謝金吾將軍表》，詞甚忠勇。又許遠亦有祭文，為時所重，所謂「太乙先鋒，蚩尤後殿。蒼龍持弓，白虎捧箭」。又《祭城隍文》，皆文武雄健，志氣不衰，真忠烈之士也。劉禹錫曰：「此二公天贊其心，俾之守死善道。向若救至身存，不過一張僕射耳，則巡、遠之名，焉得以光萬古哉！」

士子初登榮達，及遷除，朋僚慰賀，必盛置酒饌音樂，以展歡宴，謂之燒尾。說者謂虎變為人，唯尾不化，須為焚除，乃得成人。故以初蒙除授，如虎得為人，本尾猶在，體氣既合，人為焚之，故云燒尾。一云新羊入群，乃為諸羊所觸，不相親附，火燒其尾則定。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，以燒羊為對。出《封氏見聞錄》。

唐至德二年，敕以僧及道士入錢度有差。

進士及第，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，報登科之喜。至文宗朝，遂寢此儀。出《盧氏雜說》。

錢氏時，杭州還鄉和尚每唱云：「還鄉寂寂杳無蹤，不掛征帆水陸通。踏得故鄉田地穩，更無南北與西東。」人問，云：「明年大家都去。」果然。錢家納土還朝之兆。

蘇公《東禪院林酒仙》詩云：「門前綠樹無啼鳥，庭下蒼苔有落花。聊與東風論個事，十分春色屬誰家？」東坡所記自作祭文中。

南宮縣君錢氏詩云：「士悲秋色女懷春，此語由來未是真。倘若有情相眷戀，四時天氣

總愁人。」

張公庠少能詩，《道中一絕》云：「一年春事已成空，擁鼻微吟半醉中。夾路桃花新雨過，馬蹄無處避殘紅。」

仲殊《題李伯時支遁相馬圖》云：「月窟精神不受羈，白雲野老太支離。當時若也無人識，駿骨靈心各自知。」

宗弟鵬舉言：見一驛壁上有詩云：「逢橋須下馬，過渡莫爭船。」此征途藥石也，余愛之，每示子孫。全詩云：「記得離家日，尊親囑付言。逢橋須下馬，過渡莫爭船。雨宿宜防夜，雞鳴更相天。若能依此語，行路免迍邅。」

三臺者，陸翔《鄴中記》云：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，中名銅雀，南名金獸，北名冰井。

梅聖俞詩，世稱五字之妙，其歌詞語勝理旨，大似元微之作。《花娘歌》曰：「花娘十二能歌舞，籍甚聲名居樂府。荏苒其間十四年，朝為行雲暮為雨。格高氣俊能動人，人能動之無幾許。前歲適從江國來，時因宴席相微語。雖有幽情未得傳，暗結殷勤度寒暑。去春送客出東城，舟中接膝心已傾。自茲稍稍有期約，五月連航並釣行。曲堤別浦無人處，始笑鴛鴦浪得名。爾後頻逢殊嬿婉，各恨從來相見晚。月下花前不暫離，暫離已抵銀河遠。青鳥傳音日幾回，雞鳴歸去暮還來。經秋度臘無纖失，愛極情專易得猜。前年南圃尋芳卉，小忿不勝投袂起。官司乘釁作威棱，督促倉皇去閭里。瀟瀟風雨滿長溪，一舸翩然逐流水。忽逢小史向城東，泣淚寄言心欲死。願郎日日致青雲，妾已長甘在泥滓。更悲恩意不得終，世事難憑何若此！郎聞茲語痛莫深，天地無窮恨無已。我今為爾偶成章，便欲緘之托雙鯉。」又作《翡翠詞》云：「秦女乘鸞遺翠羽，落在人間與風舞。風休不歸誰作主，此郎拾取妝金縷。郎家夫婦愛且憐，系向裙間同出處。朝來鄰里偶經過，方朔鄒枚爭欲睹。主人重客苦留連，急走鈿車令去取。酒巡未匝掩閣扉，忽已聞歸報鸚鵡。重匀朱粉臨鏡臺，促息不停催出戶。正抱琵琶穩系絳，輥作輕雷攏作雨。自解彈成啄木聲，豈唯能寫胡人語。醉眼流波入鬢時，弦慢邀郎緊絲柱。身柔柱滑郎力微，欲倩旁人頻顧主。主何磊落風味多，就請上賓無不許。相疏情遠誰稱渠？畫撥當胸客當去。」

因讀禪月《有懷王慥使君》詩云：「刳剝生是為事業，巧通豪俊作梯媒。」令人嘆息，古已如此。

李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民家菜圃中，遊人亦多留詩，然州之南有青山，乃有正墳。或云太白平生愛謝家青山，葬其處，采石特空墳耳。世傳太白過采石，酒狂捉月，竊意當時槁殯於此，至範侍郎為遷窆青山焉。

杜子美墳在耒陽，有碑其上。唐史言：至耒陽，以牛肉白酒，一夕醉飽而卒。然元微之作子美《墓志》曰：扁舟下荊楚，竟以寓卒，旅殯岳陽。至其子嗣業始葬偃師首陽山。當以《墓志》為正，蓋子美自言晉當陽杜元凱之後，故世葬偃師首陽山。又子美父閑常為鞏縣令，故子美為鞏縣人。偃師首陽山在官路，其下古冢累累，而杜元凱墓猶載《圖經》可考，其旁元凱子孫附葬者數十，但不知孰為子美墓耳。

傅逸人名嵓，真廟時人。《贈張忠定》詩云：「忍把浮名賣卻閑，門前流水對青山。青山不語人無事，門外風花任往還。」忠定答云：「蕭蕭疏葦映門墻，見說新秋膾味長。何事輕拋來帝裏，至今魂夢繞寒塘。」逸人又《題壁》云：「寒蛩入夜忙催織，戴勝春深苦勸耕。人苦無心濟天下，不知蟲鳥有何情？」

孫元規最不喜僧。帥浙東，過潤州甘露寺，令僧盡去詩碑，獨留僧文瀛詩云：「本為向空寬病目，卻因多見動閑心。」

章惇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，責出知汝州，錢穆父行詞云：「怏怏非少主之臣，悻悻無大臣之節。」子厚後見穆父，責其語太甚。穆父笑曰：「官人怒，雜職安敢輕行杖。」

余嘗為東坡先生言，平生當官有三樂：凶歲檢災，每自請行，放數得實，一樂也；聽訟為人得真情，二樂也；公家有粟，可賑饑民，三樂也。居家亦有三樂：閨門上下和平，內外一情，一樂也；室有餘財，可濟貧乏，二樂也；客至即飲，略其豐儉，終日欣然，三樂也。東坡笑以為然。

真宗東封，訪天下隱者，得杞人楊樸，能為詩。召對，自言不能。上問：「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？」樸言：「獨臣妻有詩一首云：『更休落魄貪杯酒，亦莫猖狂愛詠詩。今日捉將官裏去，這回斷送老頭皮。』」上大笑，放還山。東坡云：「吾頃在湖州，坐作詩追赴詔獄，妻子送出門皆哭，無以語之，顧老妻曰：『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？』老妻不覺失笑而止。」

張蕓叟作呂子固挽詩云：「大塊分勞逸，唯君獨不均。險夷安若性，金石想為人。萬卷書奚托，重泉恨莫伸。誰知丞相子，天地一窮民！」

余初到長安，有詩云：「來往長安未定居，暫將僧舍當吾廬。空中說法憑鈴語，枕上朝饑聽木魚。因果分明休問佛，行藏自信罷占書。眼前一物真堪愛，百尺長楊水滿渠。」

南關驛上碑云：昔列禦寇稱天傾西北，故河東視諸郡最為高險，太行峙其南，羊腸處其北。《北史·齊紀》：詔問崔頤何處有羊腸阪，頤曰：「按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，上黨壺關有羊腸阪。」帝曰：「不是。」「又按皇甫士安《地理志》云，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阪。」帝曰：「是也。」